奋斗的青春　成长的故事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故事。走进一个个青春的故事，感受他们的热爱与坚持，体会他们的勇敢与担当，见证他们的思索与笃行……那些跋涉的汗水，凝成了闪光的日子，那正是奋斗的青春、成长的故事。青春路上，每个坚实的脚步，都值得鼓掌。

——编　者

“那份在我青春里绽放的美好，又化作一颗颗种子，播撒在更多青春的花园中。”

绽放闪光的青春

葛　竞

青春是人生足迹里浓墨重彩的一段，一路上有鲜花，也有荆棘，有阳光，也有风雨。

人们常常会感叹：宝贵的青春之路上，该怎样留下无悔的脚印？

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词——闪光。

青春时，打开胸怀，仰望天空，在群星闪耀中游目骋怀。

青春时，在曲折路途中找到航灯，不彷徨、不迷路。

青春时，厚积薄发、稳步前行，绽放由内而外的人生光彩。

而青春的序曲，总是从童年开始。

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和写作。小学一年级时，我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，把脑袋里的灵感变成好玩的故事。到了三年级时，我已经写了上百个故事。我从中选出自己最满意的一篇，成功地发表在杂志上。我记得十分清楚，故事的名字叫《浮冰上的小鹰》。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鹰，被一阵狂风从巢里卷落到结满了冰的湖面上。正是初春时节，冰面慢慢融化，小鹰却还不会飞，随时都有可能落到寒冷的水里。它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，一次次拼命扇动翅膀尝试飞翔。从寒冷的深夜直到次日黎明，小鹰终于歪歪扭扭地展翅高飞，飞向了自己的未来。

现在回想起这篇小故事，就像在讲述我自己的青春经历：在压力中找到动力，沉下心来，不畏艰难，总会起飞。

少年时的我一直坚持写作。小学六年级我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童话集，还得了不少写作方面的奖项。但是上了高中后，我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学业负担很重。如果继续投入精力在写作上，会不会顾此失彼？父母也劝我暂停写作，专注学习。

上高三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，开始创作自己第一部中篇小说《魔法学校》。作品中，有个性鲜明的老师，妙趣横生的魔法课，教室里藏着令人惊喜的奇妙世界。身处繁重学业中的我，把幻想出来的学校模样写进了故事里。当然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严格的规矩：写作的同时，一定不能把学习落下。

深夜，我常常是复习完功课，才打开笔记本，开始写小说。写作像是我的“小甜点”，让我在压力中透口气。这段又苦又甜的经历，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：压力也能成为动力，困惑也能触发思考。当写作成为开启心灵之旅的通道，便不会让人感到疲倦，相反会给内心注入无限的活力。花费了不少课余时间写作的我，学习上反而更专注了。为了更好地写作，我向父母提出，大学想考艺术院校学习写作，他们很吃惊。但我却很坚定。考艺术院校又要多一次考试，复习的负担更沉重了。可我的心却轻快起来，身上都是干劲，眼前的困难就不算什么了。

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备考，终于迎来了决战时刻。我顺利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。2001年，我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，那时我二十四岁。

我既兴奋又紧张。那些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的名字，现在成为出现在身边的人。在我的人生中，这无疑是个难忘的时刻。作家们来自各地，人生经历各不相同。与他们交流，让我对于写作的意义和美好有了更深的体会。我也得到了很多作家前辈的鼓励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年轻，我被许多参会媒体关注，这让我有了更多机会去表达自己，也让我有了梳理自己写作经历的机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大家关注我，更多的是因为我是一名很年轻的作家，身上带着青春的气息，对我的青涩和懵懂也就多了几分宽容。

记得有一次和一位年少成名的作家聊天，他说，曾经自己在参加各种会议的时候，都是最年轻的那个，但现在已人到中年，青春不再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青春的另一面：它让人羡慕，引人关注，纯净美好，蓄势待发；但青春也稍纵即逝，如枝头绽放的春花，如捧在手心的细沙。如何把握好人生中的这段重要时光，无愧于自己的未来？

唯有在大千世界里寻找前进的方向，在重重困难面前坚韧不拔，在千变万化中坚持内心的热爱，才能成就闪光的青春。

青春的闪光是可贵而美好的，然而，此后的人生更加漫长。如何持续发光，进而把这种光与热传递给更多的人，更是一道需要深思熟虑的人生考题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了儿童文学作家，同时，也是一名教写作的大学老师。我通过自己的笔，把文学的美好带给孩子们，也通过自己的课堂，把写作的方法传递给更多年轻人。那份在我青春里绽放的美好，又化作一颗颗种子，播撒在更多青春的花园中。

如今回首，我欣赏当年自己的青春与朝气，也欣慰自己一路走来的坚定与坚持。

人生仿佛一列永不停歇的列车，一路隆隆向前。当行驶过青春这一站时，向外眺望，你不仅会看到窗外美丽的风景，窗中也映出了那张属于你的、洋溢着青春的脸。

愿此刻每一个正拥有青春的年轻人，都充满活力、自信、热情，青春都能闪闪发光。相信每一个不畏艰难、勇往直前的年轻人，一定能绽放闪光的青春。

“就像父母曾为我做过的一样，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热爱、有坚守的人。”

从热爱出发

海　湜

4月中旬的深圳已经开始炎热起来。清晨，坐到座位上，让空调的凉意为身体和大脑都上足发条。于我而言，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接近十二年。这十二年里，我的人生似乎循规蹈矩，但又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不变的，是对于科幻写作的热爱。

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，因为地理和交通的原因，成为潇湘子弟外出工作生活的目的地之一。我也是这当中的一员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故乡是一座充斥着工业气息的小城，那里有高耸的烟囱和水塔。父母都曾是企业职工，印象中他们朝九晚五，加班不多，却依然没有太多时间陪伴我。上学时，我会在中午前往奶奶或者外婆家。但到了寒暑假，如何安置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，便成为父母所面临的巨大难题。父母虽然只有高中学历，却有着朴素而正确的认知——多看看书总是好的。于是，离家不远的书店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。虽然书店里的人并不算少，但与我年龄相仿并且独自一人的孩子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。我孤独却自由，靠着单纯的热爱，在书海中流连忘返。

父母并不给我圈定阅读的范围。现在想想，还留有记忆的作品包括童恩正的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、刘兴诗的《美洲来的哥伦布》、汤素兰的《阁楼精灵》……也许，我自小便表现出了对于幻想的热爱，不太喜欢纪实类作品。当然，那时的我认为，自己所看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在这其中，还有一类被归于“科幻”范畴。我更想不到，在未来，它将陪伴我很久。

如果说少年时对阅读的热爱让我获得了什么，我想应该是自由。我的阅读，看似无拘无束，却为我在一片喧嚣中支起了一座玻璃房，我在其中自得其乐。

2003年上初中时，我读到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。从此之后，我正式确定自己对“科幻”的特别偏爱，成为一个“科幻迷”。但每月一期的杂志完全不能满足我，我执着地搜寻着当时市场上出版的一切科幻书籍。

渐渐地，我走上了很多科幻迷都会选择的路，开始尝试写下自己的故事并投稿。一开始并不顺利。直到2011年，我在《走近科学》的启发下写成的《惊情喀纳斯》，才在《今古传奇》——一本非科幻杂志上发表。很快我迎来了毕业，在初入社会的忙碌中，我一度放弃了写作。当时间来到2016年左右，工作生活等一切游刃有余后，我重新捡起了写作。当我们一直热爱着什么时，就会发现，终有一天，我们能够与它再次相遇。

那座“玻璃房”还在，我必须不断用条条框框支撑它、稳定它。这些框架就是自律。于是，白天，我在现实世界中埋头工作，在这座繁忙庞大的城市中穿行，不自觉地加快脚步。夜晚，我放下满身疲惫，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中去，在动笔、收笔和发表时收获快乐。“美妙的人生，在于迷上了某样东西。”这是《球状闪电》中，陈博士的父亲留下的遗言。去年，我的那道“闪电”出现了——我获得了“雨果奖”，它照亮了我有些茫然的脸。然而，强光过后，一切如故。我还是我，那个因为热爱、努力挤出时间写作的“业余作者”。

同样在去年，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——一个可爱孩子的父亲。一年多来，我看着他长大，渐渐褪去婴儿感，学会走路蹦跳，学会叫爸爸妈妈，不得不感叹生命的神奇。在孩子一周岁时，我的第一本短篇集《海湜怪奇故事集》出版了。我曾经不无得意地想，以后要给孩子读爸爸写的故事。但是，当它真正如孩子一般诞生时，我的想法变了。未来，等孩子长大后，我可以给他些什么？也许没有非常富裕的物质条件，我写的作品他也可能不喜欢，但我希望，自己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选择，支持他的热爱，为他提供一个安心的后盾和港湾。就像父母曾为我做过的一样，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热爱、有坚守的人。

明代徐霞客曾在游黄山时写道：“初四日，兀坐听雪溜竟日。”山下攘攘，他却独居山间，整日静听大雪融化。

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，用自己热爱的方式度过此生。

版式设计：张芳曼

“我也会用写作继续前行，让这种青春的力量伴随我一路走下去。”

青春的力量

南飞雁

前些日子，参观中国新诗版本馆，看到了馆藏的一本1998年出版的《苏金伞诗文集》。循着目录，果然找到了那首我最喜爱的诗。这首诗作于1992年2月27日，那一年苏老八十六岁。

苏老在1997年去世。据文友们回忆，苏老高龄体弱，晚年作品中，许多都是由本人口授、助手记录整理而成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穿越到那一个个瞬间——当苏老或缓缓、或激昂、或深情地口授这首诗之际，他是什么样的状态？

我想答案只有一个——不老。

苏老不老。其实非但苏老，在我看来，前行者都不老。

河南文坛有个说法：“一把金伞，两个园丁。”前一句说的自然是苏老，后一句说的是两位德高望重的“园丁”般的老人——于黑丁先生和何南丁先生。两位“园丁”都是高寿。于老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家，于2001年去世。那时我还在郑州大学读书，是个一心要从事写作的年轻人，无缘得见于老。何老是河南当代文学的重要亲历者和领导者之一，创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担任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，亲手发掘、提携了一批河南文学的中坚力量。那些曾经是农民、工人、教师、记者的文学青年，经何老调入文学岗位，后来都成为河南文学的代表人物。后生如我，在2001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何老参加了我的作品研讨会。少作不成熟，可供指摘的地方很多，会上，前辈老师们的善意批评让我面红耳赤。何老最后发言，他的一段话让我铭记至今：“年轻人狂一些怕什么，我都整七十岁了，还觉得自己年轻，还能时不时狂一狂。”这对当时刚刚二十一岁的我而言，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，是想起来就要红了眼圈的。那是我跟何老的第一次见面，这一面，奠定了何老在我心中的特殊位置，也勾勒起何老在我心中的形象——不老。

何老不老。何老总是青春。

后来，我作为晚辈后生，也开始参加文学活动。2004年，我参加了河南作家西部采风团，带队的是李佩甫先生。那时我是个毛头小伙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感到兴奋。晚上在火车站集合，何老也赶了过来。见我在，他笑着跟我说：“甘肃新疆可好玩得很呢，你得好好玩，也别光顾着玩，多跟老师们学，也别光顾着学，更得好好玩。”一晃二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想想，何老哪里是让我“玩”，分明是让我好好去感悟。我在一旁，看着何老在团员们的簇拥下，不时地开怀大笑，讲他当年去西部两省游历的事，叮嘱大家哪些地方一定要去看，哪些美食一定要去品尝。那个样子的何老，怎么会像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呢？整个晚上，何老唯一一次流露出慈祥老人的状态，是在大家准备进站的时候，他拉我到一旁，悄悄叮嘱道：“整个团里你的年纪最小啊，多干活多跑腿，多照顾大家。”

2011年，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。何老也在河南团。我们白天开会、讨论，晚上一起在餐厅就餐，或是结伴聚会畅聊。我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，认识的师友不多，晚上常常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。何老心细如发，见我总是落单，就主动拉着我参加各种聚会。跟人介绍我时，总有很多鼓励之辞，让我如坐针毡。聚会中的何老更是青春焕发，没有一点架子。在座的人一起哄，何老便慢悠悠地唱起他的拿手歌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或《三套车》。回宾馆的路上，我陪何老散步，何老跟我讲他年轻时的事：讲他十九岁的时候，跟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徐玉诺先生成了同事，他会捋着徐先生花白的长须，两人相视而笑；讲他二十五岁的时候，写出了《检验工叶英》，在第一次全国青创会上被研讨，排在短篇小说的第一位……

那一年，何老整整八十岁了，走路已不能太快，但是很稳，一路上讲起话来抑扬顿挫。恍惚之间，我觉得走在身边的并非一位老人，而是年龄相仿，甚至是比我还小的一位同道。在他身上，有过青春，有过摧磨，但摧磨来了又走了，可青春来过就不曾再离开。他总能用青春的力量去抵抗摧磨，他总也不老。

何老不老，我以为，是因为前行者不老，前行者总是青春。从前辈们的文字间，从前辈们的风范里，从前辈们一直前行的脚步中，我确信了青春的力量。在我迈入中年之际，我也会用写作继续前行，让这种青春的力量伴随我一路走下去。

“我终究能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量，这一切发生得缓慢却坚定不移，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。”

担当中成长

李晓晨

几乎还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已经身处摩肩接踵的医院里，周围菜市场一般熙熙攘攘，队伍绵延几十米一直排到大门口。从门口望出去，大朵大朵的白玉兰正在庭院中怒放，它们盛开得如此热烈，给这嘈杂拥挤的地方带来难得的光亮。正午时分，玉兰树下挤满了看花的人，阳光热烈、慷慨地洒落在人群里，我从他们中间穿过。一些人站着，一些人坐在轮椅上，或是躺着——他们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我是多么一往无前又多么焦虑无措。

今年4月，母亲第一次来北京小住，其中，二十多天是住在医院里。几个月前，我和她都未曾想到，春节假期后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重聚。开头就是一连串的检查：抽血、CT、核磁、超声、心电图……起初，母亲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刚强，那种属于“母亲”的独当一面，努力吞咽下含有各种营养的饭菜，克服腿脚的软弱坚持运动，详细回答医生护士的询问，从一只羊数到上千只再数回来，只为了获得五六个小时的睡眠。不过，随着手术的日益临近，一切迅速发生了改变。她从白天到黑夜都躺在床上，不肯动弹，不想看见医生、护士、病友，也不想看见自己，只有在我来医院时才有几分活力，能勉强在走廊里溜达几圈。一种力量正从她的身体里抽离。而我，则似乎在瞬间获得了某种力量，逐渐变得沉稳、坚强，仿佛有了山川大河的模样。

对所有住在医院的人来说，时间显得严格而漫长，二十四小时共计一千四百四十分钟，每个刻度都包涵确定的指向。清早6点，护士走进来测量体温血压。7点，医生们开始查房。我会在他们走到六十床时，恰到好处地提出个把问题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记在手机备忘录里——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，可不问又觉得不踏实。等到9点，几个黄色白色的药袋就挂满了输液架。我抬起头仔细辨认上面的字，猜测它们如何进入人体发挥神奇的作用。恍惚中，好像回到了儿时发高烧的那个夏日，小小的我躺在病床上哭哭啼啼，母亲用凉毛巾一遍遍擦拭我的额头，瞅准时机灌下杯甜甜的蜂蜜水。

这一次，换我揽过她的肩头，跟在医生身后飞奔到手术室门口。手术床长脚一样跑得飞快，生怕让人追上。等再见到母亲，已经是四个多小时以后。“听见我喊‘妈妈加油’了吗？”我问。“当然听见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也冲你喊了句‘加油’呢。”这句话我没听见，那会儿早就哭得有些慌乱，然后站在手术室门外想象着无数个画面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手术室最外层大门洞开，偶尔走出来一两名医生，飞快地推出盖着同样绿色被单的患者。我想走到椅子那里坐会儿，两条腿却生根一样没法动弹。又有医生出来巡视一番，喊出几个名字。等在门外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迎上去，既渴望得到消息，却又害怕这消息和自己有关。我也同样害怕，但又告诉自己必须扛住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得不走向生活的前台，长出一副看起来很坚硬的钢铁铠甲？

十三年前，我硕士毕业后一心一意要来北京工作。彼时，我不知道自己将遇到谁，也不知道将解答什么样的人生课题。在没和生活劈面相逢的时候，我拥有无所畏惧的勇气。而这勇气在十几年间让我一点点改变，终于可以假装若无其事地站在手术室门外。

母亲看着我，在这个城市，她的眼睛里只有我的影子。

我无师自通地开始安排母亲的生活，一日三餐，衣食起居。其实也不难，这十几年怎么过，眼下的日子还是怎么过。柴米油盐，谁又生来懂这些？几十年来，母亲就从一个曾经烧糊了锅底的女孩，变成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的人。父母注定慢慢衰老，我们相处的时间有限，这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情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我终究能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量，这一切发生得缓慢却坚定不移，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。

“你有想到过女儿这么靠得住吗？”有人问母亲。“怎么能想到呢？”她说，“过年的时候，她还是个赖床到中午、等我做好饭端到桌子前的丫头啊。”